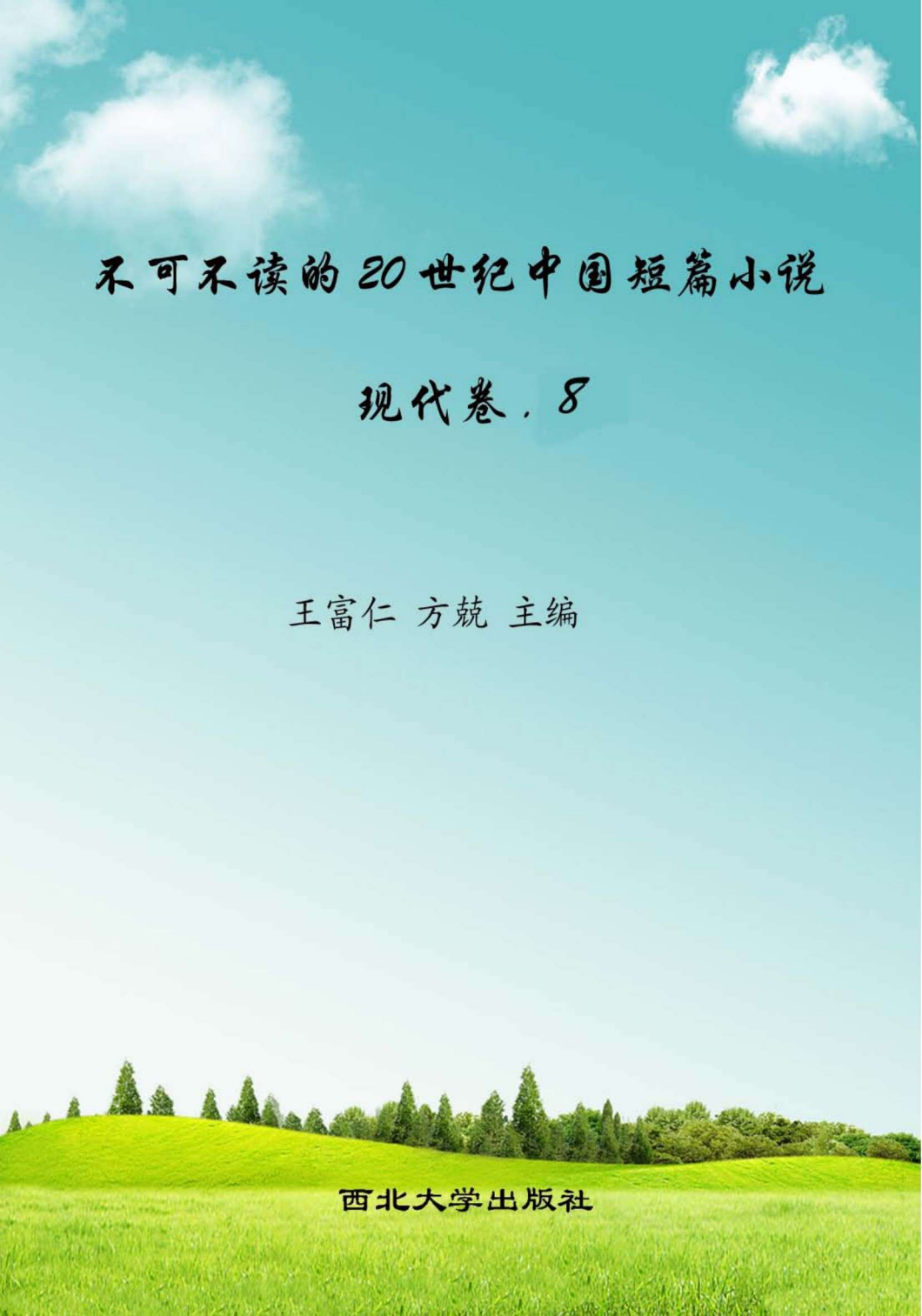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可不读的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

现代卷·8

王富仁 方兢 主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不可不读的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．现代卷．8
/ 王富仁，方兢主编．西北大学出版社．2012. 1

目 录

陈白尘	小魏的江山	/1
吴组缃	蓁竹山房	/25
	一千八百担	
	——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	
		/31
	樊家铺	/65
沈祖棻	辩才禅师	/92
柯 灵	湮	/102
丘东平	通讯员	/122
钟望阳	钱念华	/131
芦 焚	寒食节	/149
	头	/163
	城主	/178
	期待	/189
萧 乾	篱下	/196
	邮票	/204
	邓山东	/213

小魏的江山

陈白尘

一

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大牢里已经收封。四周围号子里电灯雪亮，当中央院心里满是横七竖八的桄柱影子。囚犯们都没睡。叽叽喳喳地像一笼才出炕的小鸡子。

五号里龙头朱永保像条母狗蜷在烟铺上。身子偎在两床厚棉被里，只露出一副虚肿的脸，像是一团伤了硷的“面肥”，张嘴闭眼打着鼾。嘴角上一粒金牙发出黄亮亮的光，口水从那儿挂下来，滴到棉被叠成的高枕头上。躺在对面的吴家祥，眼珠子跟手上烧烟的签子一样灵活，骨碌碌地瞟着龙头。趁他没醒，足足偷抽了一大口烟。中央矮桌上围了七八个人：王小保在推牌九。铜板跟骨牌敲着桌子响。烟铺对面的一排铺，是张常铮他们一伙人：下棋，看小说。靠里一间，乡下来的土佬儿跟短期烟犯各占了一半。中间留下一条小走道：顶头，是比小走道还宽一些的大马桶，有腰眼高，像只烧饼炉。睡在炉子旁边的是杨小二子，他看见人来小便就头疼。——骚味倒不要紧；尿多了，明早抬不动，真要命！一个剃头匠躺在被窝里唱《十个郎》。还有几个在讲“呆女婿”。靠在杨小二子旁边的，却

都躺下了，在一层破棉花胎底下冻得直发抖，哼哼喂喂的。

铁镣的声音听不见了，只有看守的皮鞋声在柅柱外响来响去：哭儿哭的，像打更。

谁也没料到，总门外忽然叫声“五号新收一个！……”

朱永保从梦里醒过来，拭着口水，睁大眼珠子问“啊？啊？……”

王小保刚赢了几个钱，趁势把牌一推，说“收案子了！”

输钱的骂声晦气，走开了。小伙计扒在柅柱上等候接客，吴家祥摸出打人的家伙——毛竹板子。张常铮那伙人打听的是不是政治犯。唱小曲的，讲故事的，都住了嘴等热闹，看王小保今晚玩出什么新花样。杨小二心里也欢喜：来了一个替死鬼，马桶有人抬了。冷得发抖的人也住了哼：多来个人，挤得暖和点。

朱永保赶忙含上烟枪，装出不动声色的架子。——这是他跟二号龙头吴登云学来的。眯虚着眼，膘那进来的人。

一阵镣链子响，柅门开了封，新客人进来了：——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伙子。个儿不大，却很结实。胸脯子挺挺的，棉袄头子擗得很高。头有点歪，看人也就有点斜。——很像一只歪头看人的老公鸡。他进门就放下破棉被和饭碗汤盆。

小伙计张志明对准他耳朵大喝一声“拿进去！”

新来的那家伙却毫不吃惊，对他点点头，“唔，唔，”两声，便向烟铺那儿走去。王小保一把拦住他“听见吗？——哪儿跑？站住！”

新客人这才住了脚，赶忙堆出笑脸来“请问哪位是当家的老大？”

王小保眼睛一翻“妈的，你充什么好佬？”顺手给他一推“号桶①底下登登！”转身便去抓毛竹板子。

大家都提起精神，知道好戏开了锣。张志明一脚踢开他的棉被卷儿，问“妈的，里边有钱吗？”一边自己动手就翻。王小保转身正要开口，那位客人站稳脚步，便笑道：

“钱？——”他拍拍腰，“诸位大爷，钱也算个‘景子’？有钱大家用，

① 号桶即指大马桶。——作者原注

小的^①也是混人儿的，这点规矩还不懂？可是老大哥——”他向王小保歪着头，“一庙有个菩萨，一山有个神。既到了西天，还不让小的拜佛么？”歪着头一转，“诸位大爷，还对？”

大家张着嘴，想看看王小保的手段，没答腔。朱永保看来客不像好惹的，丢下烟枪，“啊？……啊？我……”他正想爬起来，被吴家祥一把按下去“不慌的！”

那里王小保冷笑一声“哼，你既懂得规矩，就登下来！——你晓得大牢里不许问张问李么？——登下来！”

张志明，跟几个“吃份子”^②的一条声吆喝着“登下来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！充光棍么？”王小保袖子一卷，瞪起一双金鱼眼。“你他妈的也要见当家的？”肩膀一拍，“登下来！”

那边已经使起“杀鸡屠猴”的老办法，把杨小二子打得鬼哭神嚎了。

新来的客人头一昂，有点生气了：“老大哥，这是什么话——不看僧面看佛面：小的没‘资格’，黄二太爷总有资格罢？”

“什么？”王小保楞一楞。

朱永保已经连滚带爬地起了身，抹着口水子，叫起来“啊！啊！……是黄二太爷那边的么？”连忙拱拱手：“请教，请教，……”

王小保睁着一双大金鱼眼，还不相信。吴家祥却乖觉，屁股一转，让开烟铺。打杨小二子的住了手，毛竹板子掉下地。新客人也拱拱手，“小的是……跟二太爷磕过头的。……请教老大，可是这边的？……”

龙头简直有点慌。连声“不敢！不敢！”一边邀上烟铺，一边就嘻开虚肿的脸请教尊姓大名。

“小的叫魏子祥——大家都喊小魏小魏的。”新客人杠儿棒儿地踏上烟铺。“转请教？——”

王小保倒抽一口冷气，没想到这家伙真是“门槛子”里头的人。既跟黄二太爷磕过头，自然是“通”字班。朱永保都要晚一辈，自己更不要谈。放下袖子，走开去。别人的眼睛像他妈的火炉子，烤得他发烧。揭开号桶

① “小的”是自谦之词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② 按份子分新犯人的贡礼的，是这儿的统治阶级。——作者原注

盖子去撒尿，杨小二子一抽一抽哭得正起劲。生起气来，兜头就是两拳：“妈的！嚎丧啦！”

杨小二子哇的一声叫。

小魏正请教过龙头的“香头”^①多高。吴家祥敬过烟枪去，便呼呼抽起来。朱永保唯恐得罪了客人，便对王小保吆喝一声“不要闹！”

王小保躺在龙头的高铺上，闭起眼睛撅起嘴，假装睡着了，眼泡子像两只大核桃。吴家祥爬在烟灯前边，一面打着烟签，一面听着他们谈话，得到机会便帮着笑笑，说两句讨人喜欢的話。张志明敬了一杯茶，蹲在烟铺旁边发楞：他不懂这是一个什么角色。别的人更胶了嘴，只有竖起耳朵听的份儿。

龙头朱永保很巴结，不住地黄二太爷长，黄二太爷短地问个不休。末了便问到小魏的官司。

小魏的头一扭，拍下大腿“哼，老朱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兄弟还能吃别的孬种官司！——还不是‘盗匪杀人’的案子！”他更起劲地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！杀了人，吃官司，还不是应该的？这有什么？‘上北门’^②也不含糊，个把个无期^③算个屁！——老朱，我们都是自家人，你说还对？”

朱永保连声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心里却不由一惊。——又是一个无期大老板！真吃不消。

王小保偷偷张开眼，瞄了小魏一下。顺眼看见张志明，正伸出个舌头对大家做鬼脸哩！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刚开封，朱永保陪了小魏去见过各号子的龙头。大家很客气，都说请他帮帮忙。二号龙头吴登云又问了他一些外边的情形。一

① 是帮内请教别人班辈的术语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② 上北门是这地方的上法场的意思，等于南京的上雨花台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③ “无期”即“无期徒刑”，因为一个人可以判到若干个的“无期徒刑”，所以他这里说“个把个”。——作者原注

号许桃儿还拍拍他的肩膀，请今晚替他接风，要各位龙头作陪。

拜过龙头，吴家祥就陪他到院子里晒太阳。小魏心里比太阳还暖和，跟熨斗烫的一样舒服。满院子都是难友，铁镣像八音钟，叮叮咣咣响。大家都把眼睛睁得很大，盯住他。他的头昂得更高些——可是有点斜。在人缝里摇来摆去，活像一只在小鸡队里高视阔步的老公鸡。

院里晒太阳的人慢慢登下来了：三个一群，五个一堆在谈话。谈的都像关于这位新客人的。——自然喽，谁见过这样新案子？一进来就自由自在晒太阳，龙头们都来巴结，吴家祥还拿出香烟敬他哩：——

“老魏，再抽一支罢。”吴家祥挤着绿豆眼笑。

小魏今早香烟抽得太多了，嘴有点干，不想抽。——可还随手接过来。指头一弹，香烟就挂在嘴角上。——马上向大家斜了一眼。

大家看得快流出口水了罢？小魏肩膀头子向上扛扛，胸脯子挺得更高。但一下看见自己的棉袄头子太蹩脚，心上一阵蚂蚁爬似的，有点不舒服。五号龙头朱永保走向二号去了，人家是黑仔羔的袍子，上绊子^①藏在棉裤里。一号许桃儿也向二号去了，看他的袍子，是二毛的。就是这跟在他身旁拍马屁的吴家祥罢，也还是充哗叽的新棉袍子；谁像他这件破破烂烂的棉袄头子？脚上一副铁镣又笨又重，连镣带子都蹩脚，——是他妈两根破布带子！

吴家祥掸去飞在小魏身上的烟灰，顺便打招呼似的“老魏，黄二太爷手下现在有多少？……”

小魏的眼一斜，撇着嘴，挑起大拇指“哼，……起码两三千！——哦，你的棉袍家里做的，多少钱？”

吴家祥笑起来了：“老魏，你真是！——混人儿的还有家？……还不是在这儿弄的！”

① 脚镣都是钉在脚脖子上的，但有种镣圈很大，可以抹到小脚肚上；镣链很长，可以藏在裤裆里的，份量很轻，圈与链子都很细的镣，叫‘上绊子’，这是有钱有势的囚犯才弄得到手的。——作者原注

小魏没说话。想起昨晚朱永保对他那么客气,让他睡头等舱^①,预备给他吃个“双份子”^②,胸口就油腻腻的。头一昂,仿佛已经登上了天。

走对面来了三号龙头周天佑,对小魏点点头,便把吴家祥拖向二号去。吴家祥要招呼小魏一起去,周天佑用膀肘子一捣,两人走开了。小魏回头一望,二号里的人很多。昨晚跟他动手的王小保正鼓着金鱼眼盯着他瞧哩。

小魏头一昂,丢掉烟屁股。——那还有寸多长哩。——烟屁股刚下地,就跑到三四个人来抢。一个傻里傻气的家伙,个头儿很高,生着一副骨碌碌的大眼睛;在人裆里一挥手,别的人都跌跌爬爬跑开了。他拾起烟屁股,含进嘴,回头看着小魏,便嘻开嘴笑了。“嘻嘻。……”

小魏不想睬他,正要转身走。那家伙嘴一撇“喂!你也是无期?”

小魏有点生气,没作声。看见那家伙的一双大眼,像要吃掉人似的,也有点怕。便轻轻点了头——跟没点的一样。那家伙却笨手笨脚地,像一只大鹅似地,拖着镣摇过来了。一边嘻开他的很结实的嘴巴子:“嘻嘻,……我也是无期!”

“你也是无期?”小魏看他那副形儿:破毡帽,破棉裤,毛窝鞋,比自己还不如,就不相信。“吹牛皮!……”

那家伙眼一鼓,也生了气。“妈的皮!哪个跟你吹牛皮!”他转身摇走了,嘴里咕叽咕叽地“活该!活该!……该揍!……”

小魏头一扭,正要开口骂,吴家祥打后面拍拍肩膀,低声说“老魏,老吴请你。”

小魏回过脸,看守刘大个儿正擦过身,出铁门去了。便问:

“有什么事?”

吴家祥垂下眼皮,低声说“请……请你去抽烟。……”

小魏心里又一乐,提起腿跟着进了二号。二号龙头吴登云的高铺上,一并排坐着吴登云,许桃儿,周天佑三个人。高铺面前烟铺上躺着四号龙

① ②号子里的铺位是有等次的。像昨晚小魏睡的烟铺旁边是头等舱位。张常铮那一段是二等舱。杨小二子靠马桶那铺是最下等的。而他对面较干净的地方是三等。——“吃双份子”就是吃份子的一人拿双份儿。——作者原注

头王少堂跟六号龙头韩正清。朱永保却缩在烟铺一角上。靠着枕柱，站着各号子里的吃份子的。一个个都泥塑木雕似的，睁大眼睛盯住他。没一个人站起身，也没一个人打招呼。小魏心底一楞，暗叫一声“不好。”再回头，王小保已经堵在门口。便硬着头皮走过去。还装做没事人儿，歪着头。

“哦，老吴……诸位老大……”

吴登云突然一翻脸，“砰！”桌子一拍，吆声“不许讲话！”

小魏大大吃了一惊，一眼瞥见靠枕柱站着的那些吃份子的已经围在背后，便知道什么都变了卦。再看朱永保萎头缩颈地躲在一边，心里更有数了。马上腿肚子一挺，站得牢牢的。向吴登云笑道“吴大爷，什么事生气？……是小的得罪了么？”

吴登云脸子一板，突出重下巴。“好小子，你有种！——想到大牢里打天下么？——来罢！”他拳头一捏，站起身。“我问你！——黄二太爷是你什么人？你吃的什么爵官司？判几年？说！说！说！”他的手指头指到小魏的鼻尖子上。

小魏头一缩，退后半步，摆着一双手。“嘿，嘿，嘿，吴大爷，您别生气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：小的还敢欺您吴大爷？可是小的也混了几年事……小的‘老头子’跟黄二太爷磕过头。……”

吴登云双手插腰，瞪着眼“放屁！——说实话！”

烟铺上的朱永保气鼓鼓地爬起来，冲着小魏说——

“你说！你说！妈的皮，妈的皮！你欺负我呀！你欺负我呀！他那虚肿的脸更发白，活像个癞蛤蟆，只喘气儿：“妈的，你跟哪个黄二太爷磕过头？你妈的贩卖大烟的案子吹盗案哪？屁毛灰的五年官司吹无期呀？你狗入的！你狗入的！……”他举起两个活抖抖的拳头，恨不能打过去。

小魏对着朱永保斜一眼，老实瞧不起这耍家伙。

吴登云挥开膀子一拦，把朱永保推回烟铺上。“不要你噜苏！”掉过脸来“妈的，你说罢！”

小魏看看朱永保那形儿，就笑道“吴大爷，您老明白人，小的不敢欺骗您老人家。……”

高铺上的许桃儿脚一蹬“放你奶奶的屁！你欺瞒他朱永保，就是欺

瞒老子们！——老吴，讲屁啦？——揍！”

几位龙头一条声地“揍！揍！”

吃份子的摩拳擦掌，乱嚷着“打死这狗入的！”

小魏的眼睛四面一扫，想找点什么东西，可没有。便把牙齿一咬，正要说话。吴登云开了口：“别噪！——小魏，说罢！愿打愿罚？——罚，拿一百块钱出来请客！——不，骨头长硬点儿！”

吃份子的一窝蜂围紧他。王小保抓了膀子就想拖。小魏头一昂，拍拍胸口，对着吴登云：“吴大爷，小的算不得光棍，也算不得甩子，小的也是混人儿的：钱，没有那末现活！要命，有一条！”再拍拍胸脯子。“赌打，一抵一个，听您吴大爷挑出来！赌人多，小的不含糊。”胸一挺，“来罢！打到死，我小魏要喊一声疼，不算有种的！”

吴登云的肥脸上有点发红，牙一咬，当胸给小魏一掌：“妈的！看看你的种！”

王小保就势把小魏向后一拖，摔倒在地铺上，举起拳头就擂。小魏牙根一咬，一翻身，把屁股朝上护着小肚子。十几个吃份子的举起拳头跟毛竹板子，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屁股和腿肚子上。满号子里只听得打人的使着劲：“吓！吓！吓！……”皮肉哑着嗓子嚷：“度！度！度！……”小魏却一声不响，像一只死猪。

等大家疑惑他断了气，才放下手。可是翻过他来看看：嘴唇上流着血，血里面有着牙印子，翻着眼，喘出着“好我小魏认得你们！”

大家一窝蜂跑开了。

三

当天晚上，小魏被五号里摔出来，睡到四号跟五号中间转角上一个小号子里。

小号子是没人管的号子：没有龙头，更没有吃份子的。住在里面的案子要不是瘫痪瞎癫，便是不通家信，穷断了筋的小官司。有时住住打递解的过路案子，但一天半天就走了。这是为了各号子排泄废料案子而设的。是龙头们的化外之区。

这里连小魏住了六个人。小魏靠紧外边的枕柱睡，里边是个判了一

年半徒刑的烟犯周二宝。再里边是害羊癫疯的小刘。靠里边墙的是杨老头儿，是个被人诬栽的政治犯。——四个人的脚那头，横睡两个人，挨着墙。外边一个是欠租的瞎子梁正富，里边一个是小窃盗薛小三子。

这里，没有人要打他，也没有人睬他。他来，睁着眼瞧瞧。各人死抱住自己的地铺，就像一辈子不想离开似的。小魏的暗伤很重，屁股跟腿都青肿了，只好躺着。当晚，头蒙在被窝里，低低哼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伤没好，却有了精神。整天搯着枕柱骂：——

“妈那格皮！这算他奶奶英雄吗？——是他妈妈孬种！多少人打一个！……哼！我小魏是汉子，打罢！敢打死了才是雄子！……不打死，总有一天！……我小魏是好惹的？……奶奶的，等着瞧！……”

骂过来，骂过去，没人理。倦了，便转过头向周二宝招呼：“大爷，你看这算他奶奶英雄吗？把老子骗进号子，二三十个干一个，老子手都不回！……他奶奶格皮！这是混人儿的？……活孬种！……”

周二宝不敢作声，只抿着嘴笑。四斩方黄蜡脸上挂着不靠骨头的皮。发黄的眼白子都藏起来了，只眯虚着酱色的眼珠子，向他看着。他心里也痛快，自己不敢骂，听人家骂骂也煞眼。他是瘾发了挨许桃儿撵出来的。

小魏把头歪在砖头做的枕头上，还钉住问：“大爷，你说：这是他奶奶哪家理？……狗入的！……”马上转脸向着枕柱外边又骂：“妈的皮孬种呵！……是汉子，等老子伤好了，一抵一个拚拚！……”

周二宝赶忙掉过脸去，怕惹祸上身。小刘摸着虱子，一边睁大眼睛发呆。薛小三子紧紧棉袄头子，走到柅子门口，向小魏丢了一眼：“你这家伙！……光棍不吃眼前亏……”拔脚溜到院子里去了。

靠里边墙的杨老头儿咳嗽着，自己在咕叽咕叽地说：“大牢里还讲理么？……人怕狠，鬼怕恶……嗯……哪个狠，是哪个的天下！……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摸出一块砖头跟一小块花石，吐口唾沫，便“嗤，嗤，”磨起香烟嘴子来了。

梁正富倚在墙上不作声，呆呆地像座木雕神。听到小魏的话，奇怪这家伙有这末大的胆子。他在想：要是这家伙欠了租，一定不会挨抓来吃官司的。

小魏楞一楞，嘴里还是叮儿咣儿骂。

前天院心里碰见过的那傻里傻气的高个儿又晃着一副大镣，摇来了。嘻开嘴，向柁柱里一张，便笑了：“入格，小魏，有种！”竖起大拇指，伸进柁柱里。

小魏心里一亮，忙把头一抬。“老弟兄，请教你尊姓？——”

那家伙还嘻着嘴。“我哇？……我叫罗富林。入格昨儿……嘻……”他口水拉拉地笑“昨儿你有种！……”

小魏胸一挺（冷不防屁股底下一阵疼，牙一咬，过去了），装出笑脸子：“这算什么；小魏不是孬汉子：去年在火车站长乐茶馆里，还不是十个人围住我？要怕一点，不是人养的！走绑腿里拔出‘七寸子’^①，”他的右手捏出一个生姜拐，就像抓住一把刀子，望下身子戮去“就朝大腿上扎！扎！扎！扎了三刀！考究一条腿血染得通红，不许吱一吱牙！把‘七寸子’朝桌上一扎，叫一声‘来罢！’鬼也不敢动！……”他换了一口气。“昨天？……昨天算他妈的什么？尽是孬种！……”说到这里不由得更来气，破口骂出来“操他妈妈！尽是孬种！……”

罗富林嘻着嘴，“嘻，给我们老吴听见喽！……”

院子里跑进一个人来，大声嚷着“妈的皮！他还‘放快’^②么？揍死他！”

罗富林回头一看，见是五号的王小保，转身就溜。小魏看见那双金鱼眼，真就“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”，恨不得跳起来。——可是屁股上一阵疼，只好牙齿一咬，睡着不动。

王小保捞起个巴掌，对准小魏的嘴巴子就“啪！啪！”两下子。“还骂罢？——妈的皮！”

小魏逼住气，涨红了脸，挨了两下，咬住牙：“这样打人还不算有种！……等老子伤好了，……”

王小保鼓起眼睛又是两巴掌。“我看你有种！”

“好！你打罢！”

“再骂！——再打！”

① 短刀，匕首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② “放快”，骂人。——作者原注

“我认得你!”

号子里没人出气儿,大家都呆着不动。王小保抹着袖子走了。“看你再骂!……”

“老子偏骂:——犊种!”

王小保已经去远,大家才透口气。薛小三子走回来了,埋怨他“我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呀!……”

“妈的!小魏不充犊!”

薛小三子向外瞥一眼。“大丈夫报仇,三年不迟!……”

小魏的牙齿格格一声响“妈的,三年?老子三天也等不得!”

薛小三子不再说话,小魏也在肚子里想。屁股跟腿肚子还疼得凶,干着急没得用。——奶奶的,等养好伤再说!

小魏慢慢养伤了。

可是伤也不容易养。一天两顿糙米饭,拌着稗子跟砂石,牙齿都可以蹦得掉。一盆清汤,做得了镜子。两片菜叶像两条小鱼游来游去。没盐没油,比开水还难吃。——仗这份口粮,养得好伤么?杨老头儿磨一两个香烟嘴子,换得百十文,还买两根萝卜干子咬咬;薛小三子毛手毛脚的也有点咸菜吃;小魏每天打枕柱缝里看见人家大鱼大肉提进号子,熬得住么?他不能像小刘,站在别的号子门口等人赏些碗脚子,也不能像周二宝咂咂舌头吞口水算过瘾。他要想:——人家也是人,我小魏也是人;谁长得三头六臂呀。

但如今的小魏不过还不能动罢了。——等伤好了再说。

这末着,小魏的伤不久也好了。

“妈的,我小魏是铜皮铁骨,怕什么?”他得意地说。

伤一好,小魏就到院子里溜溜。他虽没出过“公事钱”^①,换顿毒打也算是资格,没有人敢惹他了。各个号子里虽去不得,昂起头在院子里逛逛,那劲儿跟头一天没两样:头一斜,扬起右边的脸,一摇二摆地逛来逛去,活像一只老公鸡。有时在毛厕里登登,跟罗富林谈谈开公事的情形,才知道大牢里单靠官司大还没用。五号朱永保不过八年官司,只因为是

① 向新犯人敲诈叫“开公事”。——作者原注

许桃儿的同案,就抬起来做龙头。像罗富林官司吃到无期,不过吃个“半份子”。五年八年官司喝青菜汤的多得很哩。

“他奶奶格皮!欺负人是这样欺负的呀?没碰到我小魏;我要真是他妈的无期,”他从毛坑里站起身,用裤子兜兜腿裆。“叫他们一个个吃老子的屁!”

罗富林嘻嘻笑了:“吹牛皮!……”

“吹牛皮是他奶奶皮狗入的!罗富林喽!跟你拍个巴掌:只要弟兄们架架势,就凭五年官司也跟他们拚拚!我小魏会把事情忘记哪?我跟他他们是‘两截围大褂子——仇有腰深’^①哩!江山是人打的,我小魏一天得势,决不亏待弟兄们!老大哥,记住好了!”

回到小号子里,看看地方还不算小。据杨老头儿说:有年人多,也住过二十个人。三号也还住不满三十。马虎够用的。这天,小魏整整想了一夜。第二天晚上才跟号子里五个人开了口:

“诸位大爷,”他盘腿坐在地铺上,手摸着镣链子,“我小魏跟大爷们商量商量我们号子里国家大事。……”

周二宝脸上的皮一皱,倒下身推说要睡觉了。薛小三子的老鼠眼一骨碌,“唷”了一声。瞎子梁正富竖起耳朵听。杨老头儿停下磨烟嘴的手用眼睛瞟着他。小刘自然是睁一双大眼等着。

小魏宣布了他的政见:大号子要吃饭,小号子也要吃饭;大号子能开公事,小号子自然也能开公事。人家大做,我们小做。小号子不能挨号子收新案,就等打递解的,跟人家不要的穷案子。人家吃肉,我们啃骨头,总不算犯法。逮到一个是一个,剥多少钱算多少。也不要拿出去跟看守拆账。大家六个人,不欺一个,不灭一个,二一添作五,六股六摊。只要大家肯干,什么都包在小魏一人身上。

“杀头枪毙我小魏一人承当。有钱大家用,我小魏还不够朋友么?”小魏扛着颈项问。

“好!我赞成你的!”薛小三子眨巴着老鼠眼,叫。

① 两截围大褂,是一种上身夏布,下身绸子的长衫。因为绸子高到腰里,仇绸同音。所以说“仇有腰深”。——作者原注

杨老头儿说他自己是不反对，不透风，也不管事。大家分把他就拿。不分，也不要。周二宝这时也爬起身。他说“凡事要有魏大爷担当，谁还不肯？只要……”

小魏拍拍胸膛“牵带你们，我小魏不是人养的！”

其余两个没讲话。——大事就这末完成。静等生意上门了。

过不了三天，小号子里收进一个烟犯。是二号里不肯收，送过来的。看样儿，也是穷断了筋的家伙。小魏不嫌穷，东诈西问，都没弄到钱。末了在腿裆里搜出一小包烟灰，小魏有了劲，又在破棉花胎里抄出两块钱钞票，这一下，小魏是眉飞色舞，满号子也就欢天喜地了。

两块钱六个人摊，每人三角三分三。只是钞票是整的，没法分。大家公议：放在小魏枕头底下，明早托人来换铜板。

哪知第二天一开封，大家打了水，正在洗着脸，突然拥进二十个人。为头的是王小保，押尾的是吴登云跟薛小三子。进门先看住小魏，随手打小魏枕头底下抄出两块钱。吴登云喝一声“拿了走！妈的皮他也要吃巧食！”

小魏挣脱手，跳起来就骂“你狗入是强盗哇？老子开的公事你抢哇？我操你祖奶奶！我小魏操你家十八代呀！……”

正骂着，进来三个看守。拖出小魏，加钉了一副镣。说他是私开公事。还嚷着要送法院。

这晚，小魏气得没法。扑倒薛小三子就打。一直咬破他半只耳朵才住了手。第二天薛小三子调进二号去了。

可是小号子里再也不收案子了。

四

十多天以后，一个下午时分，小魏站在当中央院心里。昂着一个歪头向四边号子门口瞧瞧。就像在轮船码头上把风的一样。各号子门口都有他的手下：在那里没事人儿似的摇来晃去，等候他的号令。

这些手下都是罗富林替他找来的。——是各号子里不放在眼睛上的人物：有的像朱小四子，十年的匪案，在三号里也只吃个半份，几回想加个全份，周天佑总不肯。有的像一号里独眼龙于本金，一个铜屑子拿不着，

每早却要挨逼着抬号桶的家伙。有的像五号里杨小二子，永远挨人家打骂的。……一共十二个人，每号子都有一两个，全投了小魏了。因为小魏拍过胸脯子：“等我小魏打下江山，大家有饭吃：不欺一个，不灭一个，按股公摊。……只要各位架架势，齐齐心，先打下江山再说。”

大家赌过咒“哪个不齐心是狗入的！只要魏大爷想出办法！”

“好！抓烟灯！”小魏马上提出了办法。

各号子到了饭后，总要开一次烟灯的。小魏打算来它一个一网打尽，便定了日子起事。

每号子两个人，一个在号子门口递“点子”^①，一个在号子里做埋伏。小魏在院子当中做总司令。总司令等各号子的“点子”到齐了，就发出号令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冲进各号子抓烟灯。不让逃掉一个。

小魏膘膘一号，一号门口的独眼龙抹抹头发，小魏也抹抹头发。二号的罗富林还嘻着嘴呆望，没“点子”。三号也没有。四号门口是个小当兵的罗金标，他挨龙头王少堂打过两个嘴巴子，正向小魏摸摸嘴巴——这是他的“点子”。五号杨小二子敲敲饭碗，六号张三麻子大声吐口痰。小魏走到朝北的铁门口张张，看见值班看守没进来，主任也正在家。又相相这四角斩方的院子里的情形：大家都蹲在号桶上，地上闲谈，没注意。小魏心里一乐，像熨斗拉的。抬头盯住罗富林。罗富林丢出一块小石头。接着，三号的朱小四子也大声咳嗽一声“咳咳！……”

小魏的袖子一卷，拿出架子：两手插腰，向四边一望，没什么动静。——打小肚子底下嚷一声“他奶奶！看老子的！”

小魏抓下头上的破瓜皮帽，向四边一挥，然后朝天上一摔。各号子门口的人一起冲进号子去，一条声嚷“抓！抓！抓！”

小魏转身奔向铁门，双手扑打着“开门！开门！抓烟灯！抓烟灯！叫主任进来！……”

院子里的人一窝蜂跑过来，当他发了疯。

各号子里一片声乱嚷“抓！抓！抓烟灯！送法院！……”

另一片声音“打！打！打！打死这王八蛋！……”

① 暗号。——作者原注